

文藝譯叢

成熟

費道羅夫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藝譯叢

成

熟

蘇聯 費道羅夫 著

苗 公 秉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成 熟

著 者 費 道 羅 夫

譯 者 苗 公 秉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82 開本. 787X1092 1/32 印張. 5 $\frac{9}{16}$

字數. 92 000 插圖. 5 定價頁. 106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8 000冊

1—8 000

定價五角九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大 華 印 刷 廠 製 版
治 豐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大通路五四六弄五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Василий Федоров

ЗРЕЛОСТЬ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係描寫一個青年團員剛讀完了八年級，就進亞速鋼廠做工。由於黨的教育、老工人的幫助和個人的積極努力，他由揀料工、煉鋼工人的助手，很快就成了先進的煉鋼工人。不久，他又被提升為工長，並光榮地入了黨，先後曾被選為全蘇冶金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和烏克蘭第十七屆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在他這種“直線式”的成長過程中，作者生動地描繪了他怎樣帶動落後煉鋼工人、怎樣幫助來廠實習的中國留學生，以及怎樣督促鋼廠領導改進工作等事蹟，從而表現了蘇聯青年的生活道路和高貴品質。



目 次

直線的性質.....	3
新朋友.....	16
瓦西亞叔叔.....	31
獨立工作.....	41
爭 論.....	52
信 任.....	65
趙士克.....	76
重大的勝利.....	86
莫斯科.....	97
公開的談話	107
質問詩人	116
支援偉大的建設工程	127
在新年的門檻上	138
在斜堤頂上	147
一路平安	161

直線的性質

在八年級乙班的幾何課堂上，相當肅靜，就像平日快要考試的前幾天那樣。一位矮小的老教師，靈活得像水銀珠似的，對學生重新講起去年，甚至兩年前的幾何定理來。因此，有的聽着這位熱心的老頭講課，也有的一個勁地往窗子外面望着；窗外五指形的楓樹葉搖擺着，好像招呼學生到街上去。

老師本人也間或望望那裏，但不是望楓樹葉，而望望遠處，那邊有座倒塌了的房屋，房屋牆上新近出現了泥水匠工作隊。這時，他微笑着，搓搓手，彷彿認為，現在他正該把直線的性質複習一遍。

“那末，”他說道，“通過空間的任何兩點只能引一直線……”

班上的一個好學生，尼古拉·彼維爾傑夫，黑頭髮，大眼睛，似乎在注意地聽着課。至少，老師認為這樣。實際上，尼古拉這時考慮着自己的前途。自從母親得了病，他要離開朋友與學校的念頭一直沒斷過。他想着自己的時候，驀然驚異這從未使他激動過的直線性質，而今却對他具有重大意義了。“不錯，不錯，”他暗自說，“連成任何一條直線必須有兩點。生活也是如此。爲了確定直線式的生活，也應該有兩點。可是我的那兩個點在什麼地方？一點，假定說，是有的——就是學校，可是另一點在哪兒？”

尼古拉在紙上點了一點，由這一點畫了十幾條方向不同的直線，成了個散開的扇面。“瞧，我就是這樣！”他心裏斷定道。“絕不能認為我愛好照像就是一個重要的‘點’！”這當兒，課桌上飛來個便條。尼古拉一看，上面寫着：“希望你今天‘直線式’地領我們去海濱浴場。帶着你的‘費德’^①。”底下是個浪漫派的簽名：“海上勞動者。”尼古拉跟那拋便條的朋友目光相接，否定地搖搖頭。

過着戰後艱苦的一年。

故鄉城市的街道彈痕累累。從亞速海襲來的風，吹過

① 一種照像機的牌子。——譯者

大街。“亞速鋼”[⊖] 最初的爐火才開始燃起。

今天，尼古拉決定跟母親談談自己找工作的打算。她聽到這個話要痛心的。可是，難道現在還不是該從她那老肩膀上卸下生活担子的時候嗎？學習，他也不會拋棄，在晚上用用功。

在家裏，開了個家庭會議。

薇拉·費道羅夫娜多半默不作聲。她，淡黃頭髮，和藹的面孔上有些動人的雀斑，憂慮地望着跟有威信的姑媽爭辯的兒子。身材高大，眉毛濃密的姑媽坐在尼古拉的對面，望着他那執拗的黑眼睛，開導說：

“古里亞[⊖]，你找不到比這再好的工作了。不是工作，本身就是藝術。這還不夠漂亮？！”她轉向牆上掛的照片。其中有好幾幅是尼古拉照的。“傷什麼腦筋！你有專門技藝。這又精緻，又賺錢……”

還在戰爭時期，完全是個頑童的尼古拉就開始研究照像了。幾年來，雖然對照像從未真正迷戀過，他却也有了很大的成績。尼古拉望望自己拍的照片：其中一幅照的是少先隊夏令營，他擔任輔導員；另一幅照片上，團委會委員們在望着他，其中也有他自己。並排還有一幅照片，那是離日丹諾夫港口不遠，海岸上遊人衆多的海濱浴場。高高的波濤

⊖ 即亞速煉鋼廠的簡稱。——譯者

⊖ 尼古拉的愛稱。——譯者

閃爍着白浪花，捲成一道弧形，眼看就要落在尼古拉的油黑蓬鬆的額髮上。這是一張職業攝影師的作品。尼古拉把自己想像做一個攝影師。他呀，在海岸上走來走去，等着人來招呼……他甚至會答應某一位胖婦人把她的照片修飾成一個體格勻稱的女妖[⊖]……突然尼古拉放聲大笑起來，說道：

“不行，這種工作對我不適合……”

“到底你想找什麼樣的呢？”姑媽問。

“要那種能使我全神貫注的工作。”

不論他們怎麼勸說，他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

那天晚上，同學們——薩沙、維克多、伊麗娜來找他。一聽說尼古拉要離開學校，大家都很難過。他們爭先恐後地給他建議各種工作：有的說作鉗工，有的說當海員，還有說作石匠的。可是這回尼古拉也不同意。於是伊麗娜提議道：

“同志們，這樣吧：我們到區委會去，到那兒去決定一切……”

“對！”維克多支持她。“走吧，尼古拉！……”

區委會知道彼維爾傑夫是個優秀的青年團組織員。在區委書記辦公室，開了個與家庭會議迥乎不同的，真正的會議。區委會的委員們按照青年團員的方式提出問題。區委

⊖ 原文 Русалка 為古代斯拉夫傳說中的長髮魚尾裸體溺鬼之妖。

——譯者

書記說道：

“我看得深入些，問題不僅要考慮給尼古拉選擇個什麼樣的職業，還得注意到，哪一個部門裏的青年團工作應當提高。這樣的部門是有的，‘亞速鋼’的平爐車間就是。車間裏有很多青年，但那個團小組長甚至連誰是團員，誰是非團員都不知道。而且那裏新團員不斷在增加。應該歡迎這些新團員，把他們引到青年團員的生活軌道上。去吧，尼古拉，到那個車間去。在‘亞速鋼’這樣的工廠，總能找到稱心合意的工作的。”

尼古拉同意了。

過了幾天，他作了平爐車間配料場的工人。車間裏只燒着兩個爐子。第三個爐子正準備開工。半個爐口還堆在廢墟裏，磚堆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毀壞的鋼筋。可是車間的生活沸騰着。裝滿廢鐵、鑛石、和石灰石的列車繞過廢墟，從配料場到熔爐不斷地駛來。有個專門的工作組負責準備配料。尼古拉就被錄用在這個組裏。

配料場很大。

在彈痕累累的高屋頂下，機車拖着一長列裝有空鋼箱——料斗的低矮的車輛，正停在裝滿紅色鑛石和灰色石灰石塊的長大倉房旁邊。倉房後面是金屬廢料庫。這裏全堆成了大堆：大砲筒子、燒斷的坦克裝甲鐵板，和毀壞的迫擊砲。真是樣樣俱全！尼古拉不知爲什麼想起維瑞沙金⊙那

幅可怕的圖畫“聖戰”。他感到高興的是，他，尼古拉，有機會來重新熔煉這些廢鋼。

在堆積成山的金屬上面，起重機的兩塊電磁鐵搖擺着。它們降下來，吸住整堆的廢鐵，向上舉起，送到空鋼箱裏。周圍轟隆隆地鳴響着。

這天工作快結束時，值班主任，工程師費道爾·斯維瑞金克從車間來到這裏。他身子瘦削，深深凹進去的眼睛含着慈祥的目光。彼維爾傑夫覺得他有點羞怯的樣子，可是在嘈雜聲中，他却聽見斯維瑞金克低聲責罵起工作組長來：

“您又搞得一塌糊塗。裝爐底的料應該是細碎的廢鐵，而您供給的是什麼？坦克砲塔！怎麼，要我每小時都跑來提醒您？”

處處操心的值班主任申斥了工作組長，走向車間去了。過了好幾天，年青的工人才開始懂得平爐上煉鋼工人的要求。原來上年紀的工作組長担起配料工作剛剛不久，而且關於數字的計算也常常對付不了。因而當斯維瑞金克一知道尼古拉數學不錯，就開始要他幫助工作組長。

不久，尼古拉想起區委會給他的任務，於是決定先跟在爐子上作活的團員們認識認識。團務工作的經驗，他是早

⊙ 瓦西里·瓦西里也維奇·維瑞沙金（1842—1904）：俄羅斯傑出的現實主義畫家。“聖戰”是他以土耳其斯坦戰爭為題材所作的名畫。——譯者

就有的，不過以前是跟青年學生打交道，而今，在工廠，却需要另一種方式。“應當先仔細瞧瞧！”他這樣決定了。有一天，幹完活，他就往爐口走去。

平爐像座大房子，有五扇窗子都關着沉重的閘板。房子裏熊熊的烈火燃燒着。長長的紅火舌從閘板下伸出，舔舔磚基，就縮回去了。每扇閘板上都有個小孔，勇敢的人們從這兒向裏窺視。瞧，煉鋼工人把工作手套一揮，中間的那個窗蓋就慢慢向上升起來。熱氣朝尼古拉噴來，閃亮而酷熱的火焰迫使他垂下了眼瞼。當他又睜開眼時，只見這座“房子”朝他傾斜過來，從敞開的窗口湧出燦爛奪目的物質。尼古拉開始朝後退，突然背後傳來了笑聲。

“怎麼，害怕嗎？”不知是誰這樣問。

尼古拉扭過頭，遇上了一個年青小伙子狡猾的目光。這小伙子黑便帽的遮簷上，吊着一付藍眼鏡，藍眼鏡下面現出黑叢叢的眉毛，彷彿他那張瘦小的臉蛋就掛在這對眉毛上似的。他微笑着的面孔冒着汗珠，粗硬的襯衫裏發出蒸氣。他渾身又濕又熱。尼古拉也微笑着回答說：

“我以爲爐子要倒哩！”

“不，這是我要它傾斜過來。我們的爐子是這樣修的——要它搖動。”

從中間的窗子繼續流出紅熱的物質。它那激流迅速地沖下來，在操作台下消失不見了。

煉鋼工人又笑起來。

“不，這是渣……出鋼時，爐子朝反方向傾斜。你瞧，那邊！”他指着鄰近的一個爐子正慢慢的“倒塌”下來，傾斜得比第一個爐子還要厲害。

“出鋼了。你瞧瞧不？”

“好！”尼古拉脫口說出。

這個黑眉毛的小伙子把他領到平爐旁邊一個不大的平台上，周圍有矮柵欄，靠下面是澆鑄口。傾斜着的爐子前面掛着個大盛鋼桶。紅熱的金屬，但不及爐渣那麼閃亮，從爐子朝盛鋼桶傾注着，這時高高的紫紅色噴泉在盛鋼桶上空升騰起來。小伙子摘下帶有藍眼鏡的便帽，把它戴在尼古拉頭上，紫紅色一變而為淺藍色。傾瀉下來的鋼水發出鷹叫般的聲音。尼古拉瞅着流體的金屬，感到心跳得厲害。“這才是真正的工作呀！”他想道。“照像怎能比得上。我能來這裏工作多好！”他甚至沒聽到，他的同伴重複了兩遍的問題：

“你從哪兒來的？”

“我？”尼古拉醒悟過來。“我從配料場……”

“唉！唉！我的煉鋼工人對你們要求……”

“你是誰呀？”

“我是煉鋼工人的助手……瓦西里·托道羅夫……”

尼古拉也說出自己的名字，他們互相握手。一會兒，煉

鋼工人喊了一聲托道羅夫，他飛跑過去執行命令。彼維爾傑夫決定等助手得空再過來，想知道一下他是否團員。適當時機一到，尼古拉問了：

“這是什麼——鋼？”尼古拉問道。

“喂，瓦西里，我到哪兒去找車間的團小組長？”

“我也想去見他。”

彼維爾傑夫很高興，這位愛說話的煉鋼工人助手原來是青年團員。並且車間裏很多團員，他都熟識，跟他有私人交情的也不少。尼古拉訴苦說，新手在車間有點困難，沒人可以談談話，商量商量事情，於是托道羅夫自告奮勇要給他介紹好伙伴。“我就從這兒開始吧！”尼古拉心裏想。分手時，托道羅夫請求道：

“你們可得好好供給我們配料呀……不然，煉鋼工人生起你們的氣來，連我們，這些助手，也得不到安寧的。”

“好，我自己現在要關心配料的準備工作！”尼古拉說道。他並沒發覺，這樣一說，彷彿他，至少也是配料場主任。

走出車間時，尼古拉扭過頭去又看了一眼爐子。爐旁停着一架裝料機。它用巨爪抓起不久以前尼古拉裝滿廢鐵的料斗，把廢鐵塞進火焰熊熊的爐門。爐子離得很遠了，可是熾烈的火焰還在年青工人的黑眼睛裏閃耀着愉快的火星。

傍晚時分，尼古拉走出工廠，朝那橫跨卡里米烏斯河的拱橋上走去。俄羅斯編年史上管這條河叫卡爾卡河，離城

郊不遠的地方；一場歷史性的會戰就是在卡爾卡河上進行的。也就在這裏，跟德國法西斯匪徒的戰鬥的轟鳴聲剛剛停止不久。可是目前，明亮而平靜的卡里米烏斯河，並不關心自己那些今昔的榮譽，只帶着晚霞鍍在河面上的金色，朝那比橋頭稍低的藍色海灣流去。

在海灣的水面上，煉鋼爐巍然高聳着。這些高大的爐子像是從遙遠的北方來到的勇士。肩並肩地，走呀，走呀——一走近，就站住了。它們都晒成了棕紅色，威風凜凜地昂起那離奇古怪的鋼盔，俯視着海面。它們背後現出平爐煙囪，六個中僅有兩個朝天空冒着煙：第一個冒着濃濃的黑煙，第二個冒着輕盈的，微帶灰藍色的煙。尼古拉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個工人。

整個一星期，母親擔心地等着兒子；萬一他覺得那邊的工作太難，可怎麼辦？可是在門口一見到他，朝那毛茸茸的睫毛底下一瞧，就放心了：眼睛沒有訴苦的神情，並且這次，還看到他臉上帶有往日的歡樂表情。她高興了。急忙通知道：

“維克多跟伊麗娜等着你哩。請你到公園去。那個伊麗娜很想知道你的工作怎樣？”薇拉·費道羅夫娜在使詭計，其實她自己很想詳細地探詢一下兒子的心情。

對她的問詢，尼古拉回答道：

“平爐燒着我了，媽媽！……”